跟着古诗词游义乌

半空依约认冰轮

八百多年前的一个清晨,南宋金华诗人杜旃陪同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一行,漫步在前往义乌城南月岩的小路上。沿途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,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中:清新的空气、翠绿的树木、娇艳的花朵、丰收的瓜果,时不时还有小松鼠在追逐玩耍……在自然的慷慨馈赠之中,芬芳、色彩与生机无不令人深深陶醉。

月岩处于绣湖以南的出水口,脚下就是尽显壮阔之美的义乌江。杜旃与辛弃疾一行边走边欣赏着花繁叶茂的月岩风景,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月岩之顶。伫立其间往西北看,广袤的绣湖水清可鉴,山川花木,掩映如绣,尽显大自然的磅礴气势;往东南看则是青山如黛,峰峦叠嶂,宛如青翠的绣带缓缓展开,展露出远山的深邃而神秘;月岩脚下就是蜿蜒向西南而去的义乌江,江面波光潋滟,江岸翠柳曼舞,仿佛在向路人展示自己婀娜的身姿。而处于两者之间的月岩,则如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,脉脉含情地伫立在这青山绿水之间,任江风轻抚脸庞,心弦被轻轻拨响,诗意在梦里轻舞飞扬。

满目是浩渺的江水与连绵的青山!这就是月岩周边展现出的风景。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中,每一步都踏在了诗意的画卷上,诗人杜旃由月岩脚下的风景仰望到了天上宫阙,见清晨的月亮还没隐退,展现出一种清澈透明的美,那神秘的广寒宫若隐若现,这可是传说中嫦娥仙子的居所啊。在古人心中,月亮是神圣而神秘的,广寒宫更是寄托了人们的想象与向往。于是,诗人便展开了丰富的想象,将现实与虚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,赋得《同辛稼轩游月岩》诗一首。其诗云:“雾露朦胧晓色新,半空依约认冰轮。婆娑弄影寒山露,中有钗横鬓乱人。”

诗题中的“辛稼轩”,即为辛弃疾,字幼安,号稼轩,南宋词人,著有《稼轩长短句》。其词作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,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。诗中的“雾露”,指的是雾。“晓色”,拂晓时的天色。“依约”,仿佛、隐约的意思。“认”,是辨明之意。“冰轮”,古人对月亮的别称。“婆娑”,盘旋舞动的样子,这里形容物体在风中摇曳的姿态,如同舞蹈一般。“弄影”,指影子在光影中摇曳生姿。“寒山”,意为冷落寂静的山,这里指月亮上的广寒宫。“露”,意为显现出来。“钗横鬓乱”,意思是耳边的头发散乱,首饰横在一边,形容妇女睡眠初醒时未梳妆的样子,这里借代月宫中的嫦娥。

月亮是一个变幻无穷的神秘角色。站在月岩之巅看月亮,浮现在诗人杜旃心目中的,又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?诗人在诗中写道:晨曦时分,薄雾轻笼,新的一天在带着微笑与期待中醒来。天空中,那轮明月仍隐约可见,仿佛依依不舍地悬挂在天际,不忍离去,洒下神秘而朦胧的光芒。月球上最宏伟的建筑——广寒宫,仿佛也逐渐在月光中显露轮廓。那正是“嫦娥仙子”居住的地方啊!此刻,她翩然起舞,身姿婀娜,光影在微风中摇曳流转,显得分外娇媚迷人。

辛弃疾与“杜氏五高”

说起南宋词人辛弃疾,人们首先会想到他所写的那些著名词句:“何处望神州?满眼风光北固楼。千古兴亡多少事?悠悠。不尽长江滚滚流。”“千古江山,英雄无觅,孙仲谋处。舞榭歌台,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”“想当年,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。”“乘风好去,长空万里,直下看山河。”每读到辛弃疾这些豪迈的句子,就感觉像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,令人心潮澎湃,彰显着诗人那种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和长风破浪的洒脱不羁。

杜旃,金华兰溪人。据《金华县志》记载:“杜旃,字仲高,与兄伯高、弟叔高等兄弟五人俱有诗名,时称‘杜氏五高’。所著有《癖斋小集》(又名《癖斋集》)。”《光绪兰溪县志》(卷五)记载:“杜仲高,名旃。与吴猎、杨长孺善,从辛弃疾游。”辛弃疾写有《水调歌头·即席和金华杜仲高韵,并寿诸友,惟酹乃佳耳》一词,与杜旃相互唱和。辛弃疾甚至在杜旃欲买山地隐居而钱不够时,也乐于出手帮忙,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。

此外,辛弃疾与杜旃之弟杜斿(字叔高)也多有来往。宋淳熙八年(1181年),四十二岁的辛弃疾遭王蔺弹劾罢任,在此后的十年间,他大多闲居在江西上饶带湖之畔,在带湖宅邸被毁后,又迁于铅山居住。其间虽屡有起复,但终不获重用,却与杜斿相处甚欢。两人一起宴游与相互赠答的作品颇多,辛弃疾曾写有《贺新郎·用前韵送杜叔高》《浣溪沙·别杜叔高》《锦帐春·席上和叔高韵》《上西平·送杜叔高》等词12首、诗2首。

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,但提出的抗金建议,均未被采纳,并遭到了打击。晚年的辛弃疾几乎都在江西上饶和铅山度过。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,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,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。南宋嘉泰三年(1203年),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,已64岁的辛弃疾走马上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。在此期间,杜旃与辛弃疾一起来到义乌,游览了义乌江边的月岩,杜旃由此写下了《同辛稼轩游月岩》一诗。

江湖映带月岩左右

月岩在哪里?月岩距义乌城南二里,以其山形如月而得名。在《永乐大典》(残卷)第96章的“绣川湖”词条中,有关于月岩的记载:“绣川湖,在县西一百五十步,广袤数百顷,溉田八百亩。有畸群峰环列下上,蓊粲如组绣,故名湖……湖之傍又有月岩、秋光阁、登高台。”

《永乐大典》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、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,其编纂始于永乐元年(1403年),于永乐五年(1407年)定稿,并于永乐六年(1408年)抄写完毕。由此可见,处于绣湖之滨的月岩在当年具有较大的知名度。而在万历、崇祯、康熙、嘉庆年间纂修的义乌各古县志中,都有关于月岩的记载:“月岩,在县南二里,下临大溪,其形如月。”这里的“大溪”,指的是义乌江。可见,月岩紧邻着义乌江。

现代人对月岩或许感到陌生,即便在史料中也是语焉不详,甚至有些模糊。在明、清时期义乌各古县志刊载的《义乌县崇德乡》图例中,都标有“月岩”所处的地理位置,它与风光旖旎的钓鱼岩(即钓鱼矶)和下傅村相毗邻,却被标在了西江桥的南岸(即在钓鱼矶同侧)。而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所记“湖之傍又有月岩”,“傍”是临近的意思,月岩处于“湖之傍”,即处于绣湖之畔,应在义乌江的北岸。这与古县志中所绘的图例位置恰好相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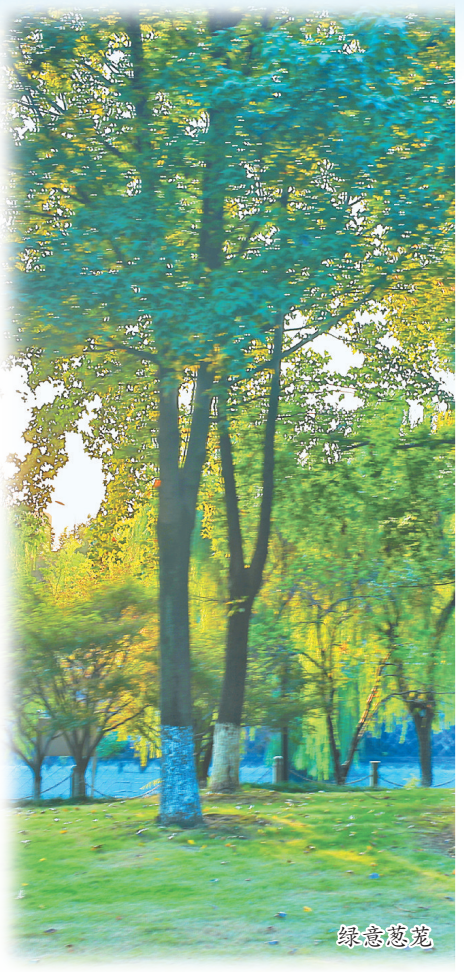
月岩在义乌江的南岸还是北岸?根据《义乌县志》(1987年版)记载:“东阳江(今称义乌江,下同)干流自义驾山再往西南流……约3.5公里,至距县城南1公里的月岩(旧时设放生池,水深鱼多),有城南河自东北流入。”“城南河,东源出岭头店……从稠城镇(今稠城街道)中心穿出;西源出稠山……从城西绣湖穿出。两流于县城西南汇合,至月岩下入东阳江。”“东阳江干流自月岩又西南流约4公里……有杨村溪自北流入。”

从上述记载可知,月岩的位置应在今城南河与义乌江相汇处,即在义乌江的北岸(此段义乌江疑有改道)。此外,在月岩附近还设有放生池,水深鱼多。《嘉庆义乌县志》对“放生池”的记载有三:“放生池:一在绣湖;一在东江,上至浪滩,下至龙潭;一在断坑口。”从中可知市域内有三处“放生池”,其中在东江(今称义乌江)的放生池指的就是月岩附近的这一处。

此外,在《嘉庆义乌县志》所记载的“钓鱼矶图”中,在西江桥的岸边、钓鱼矶的斜对面,还立有一座小山,其外形可与钓鱼矶相媲美,高度也与钓鱼矶相差无几。这座小山估计就是古时候的月岩了。

“月岩望月”诗意盎然

古时的月岩不仅是观光旅游胜地,更是中秋赏月的好去处,至今留存着许多关于吟咏月岩的古诗文。特别是在宋代,“月岩望月”为一大奇观,名气很大,曾吸引了诸如辛弃疾等县域外的名人前来打卡。在留存至今的古诗词中,除了杜旃的《同辛稼轩游月岩》一诗,邑人喻良能也写有《月岩》(又名《咏月》)诗一首。其诗云:“何年玉斧巧修成,半似明生半魄生。易使飞乌来匝绕,难将老蚌较亏盈。桂枝不逐秋风老,水影长随夜气清。曾是广寒宫里客,旧游重访更含情。”


绿意葱茏

江滨小景

曲径通幽

栅栏小院

宋朝时期是义乌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期,且进展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。宋室南渡带来了北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,也由此推动了义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,如书院文化得到了极大发展。义乌科举考试此时达到高峰,在宋朝就有132人荣登进士榜,超过了义乌历年科举登进士总人数的一半。在宋朝,还涌现了宗泽、喻良能、徐侨、傅寅等许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名人。义乌在宋代的建筑遗存还有大安寺塔、古月桥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月岩,这个坐落在义乌江畔的自然奇观,就这样以其独特的类似月亮形状的特征和迷人的传说吸引着游客。宋朝时期的诸多文人雅士也爱在这里停留,留下了他们前来探寻“嫦娥”的踪迹,也留下了许多传世佳文,使月岩成为宋代义乌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“网红”景点。杜旃的《同辛稼轩游月岩》一诗约写于南宋嘉泰三年(1203年),为辛弃疾在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的任上,而喻良能的《月岩》一诗写作时间甚至比杜旃还早。

喻良能(1120年—1205年),字叔奇,号锦园,人称香山先生,南宋绍兴二十七年(1157年)进士。在乾道三年(1167年),喻良能曾任绍兴府通判。不过,虽然喻良能与辛弃疾都曾在绍兴府任职,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共事过,喻良能在绍兴府的工作时间比辛弃疾早了30余年。乾道七年(1171年),喻良能向孝宗皇帝进呈《忠义传》,受到孝宗赞赏,将他升任为兵部郎中,兼太常丞。喻良能著有《香山集》三十四卷,并收入《永乐大典》,后《四库全书》即从中采掇。今所选《月岩》一诗即出于此。

喻良能所作《月岩》一诗的大致意思是:不知是哪位“修月手”,在何年用玉斧(古有“玉斧修月”之说)巧妙地把月亮修成了如今半明半暗的模样,使光明和阴暗交织(“明生”指月亮最明亮时,“魄生”指月亮未达到最明亮时)。柔和的月光极易吸引乌鸦围绕其间,栖居于月亮的桂花树上,却难将老蚌怀上珠胎,决定月亮的盈与亏(古人以为蚌孕珠如人怀妊,并与月的盈亏有关)。桂枝不会紧随着秋风而凋零,水中的倒影却总伴随寒夜的到来而逐渐变得清冷。早先我也曾梦游于那广寒宫中,如若有机会再次回访,那对嫦娥的感情自然也就进一步加深了。

古代的文人仿佛总怀有一种漫无天际的浪漫气息,对浩瀚的天际也总是抱有许多幻想,而这天地之间的一切,也就成了他们心中的风花雪月。嫦娥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角色,住在广寒宫,和玉兔为伴,象征着月亮上的仙女。她的故事不仅富有诗意,而且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,象征着孤独、美丽与纯洁。对比杜旃与喻良能的诗,两者都运用了托物言志和借景抒情的手法,他们都把月岩比作了月亮,都提到了月亮上的仙宫——“广寒宫”,也都提到了广寒宫里的仙子——嫦娥。于是,诗人以此为载体,把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追求,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探索与思考等巧妙地融入其中,使读者在品味诗句的同时,也能感受到诗人深刻的情感内涵和人生感悟,表达出诗人独特的思想境界。

月岩周边桥卷虹霓

往事越千年。月岩既为宋代的“网红打卡地”,其岩体在当时应具有一定的海拔。在如今的城南河与义乌江交汇处,依然可以看到月岩的遗迹。实际上,在嘉庆以前纂修的义乌古县志图例中,也大多都标有月岩的地理位置。但是,为何月岩的岩体如今消失不见,只剩下了一个小土坡?其原因不外乎有这么几点:一是绣湖、义乌江河床的抬高;二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,岩体逐渐被风化;三是人为的损坏,如移山造田运动等。其实在30多年前,于现在的丹溪大桥沿岸还是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,可见地形变化之大。

在月岩的西江桥附近,有城南河自东北流入。虽然如今的城南河已没有多大流量,但古之绣湖水域面积甚大,该河之流域几乎全被纳入绣湖的范围。《嘉庆义乌县志》称“绣湖”:“有湖广数顷,群峰环列,云霞掩映,烂然若绣”。如今的绣湖之所以缩成了湖塘,湖面恐不及原来的四十五分之一,泥沙在湖底不断沉淀淤积是主要因素,由此造成湖床不断抬高、湖水逐渐变浅、湖面不断缩小。

这与钓鱼矶附近义乌江河床的抬高相类似。在钓鱼矶西面临义乌江的岩石上原刻有“春潭瑞石”的石刻。临江的原摩崖石刻与水面肯定会保持着一定距离,而如今石刻早已被水淹没,几乎看不见。随着绣湖、义乌江河床的抬高,两面夹击,义乌江岸的路基也在增高,月岩的相对高度自然而然就下降了。再后来,因为防旱抗旱的需要,又在月岩上修建了机埠,从义乌江提水灌溉。随着江水从机埠渠道源源不断流向田间地头,月岩的身影也几乎消逝在了人们的视野中。

但是,古时的月岩开阔秀美,其周边的风景也是相当漂亮的。即使到了明朝,目光所及皆是美好。其中在月岩附近有一座浮桥,后来又改建成了石桥,被命名为“西江桥”。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西江桥,县西南四里半,知县熊人霖造。”那熊人霖为何要在这里造桥?首先是为了交通的便利。

待石桥建成后,熊人霖对此有记。从所记可知,早先在西江桥处建有浮桥,因为水流太急,浮船经常被水冲毁,所以造石桥更合适。而且,这里北岸有蟠山,南岸有天马山的余脉,有良好的造桥基础。义乌江宛如一条天青色的绸带,由东北至西南轻柔地缠绕在蟠山、天马山的腰间,悠悠然、飘飘然向着天际的霞光舒展、流淌。这月岩周边的风光又怎能不漂亮呢?不过,这里所指的“蟠山”,是否就是月岩,或与月岩有关?在古县志中并没有记载。

西江桥建成后,熊人霖不但在桥上修了楼阁,在桥的两头造了亭子,又在江北“复作杰阁(即文昌阁)镇之”,营建普度禅林寺庙守护之,并专门写有《文昌阁序》和《普渡禅林序》。根据熊人霖在《文昌阁序》中所写,文昌阁“原在学宫之左,而下为学门,厥向倚东,嫌与文庙相背,士子佥议毁之。”于是,在“己卯春,乃梁西江”,“形家言当有神明之宅以镇之”。而在《普渡禅林序》中,熊人霖则写道,“余既梁蟠山之麓,已迁文昌之宫镇之”,但派谁去守护这桥呢?“子大夫将考室而使吏守之乎?民弗习也,饩(指赠送人的粮食)弗给也。开初地而使僧守之便,厥颜宜曰普渡禅林。”

绿水绕青山,风光无限好。你看,在月岩周边不仅有蟠山、天马山、钓鱼矶,有文昌阁、普渡禅林,还有造着楼阁的西江桥横跨在义乌江上,在桥的两头又建有亭子,诗情画意的风景燃到爆!正如熊人霖在西江桥建成后的“即事诗”中所写:“楼开鹳鹊风光丽,桥卷虹霓气色新。凭槛椅桐销永夏,隔江梅柳渡阳春。”

大致在熊人霖主政义乌后期,为宣传义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,熊人霖以诗人的妙笔创作了《华川十景》诗,再现了明代义乌的秀美山川,其中《桥阁汇秀》一诗中的“桥”字,指的便是西江桥,“阁”指文昌阁。其诗云:“阁飞似隼乘烟起,桥涌如虹吸浦回。锁断两厓(后作‘崖’)函日月,横吞千濑静风雷。檐前浪卷长空尽,海上云随独鸟来。芳甸黍苗青极目,澄清保障思悠哉。”

有人说,走得最急的,都是最美的风景;伤得最深的,也总是最真的感情。岁月悠悠,时过境迁,曾经的月岩风景已不再,有关月岩的图示也逐渐消逝在自嘉庆以后的古县志图例中。古迹虽已远去,文化的印记却永远雕刻在了往日的时光里,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中,并深深地烙印在了乌伤儿女的心底,犹如沉淀于义乌江底的沉积物,一层层、一叠叠,厚重而深沉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月岩今景